

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

评“资源枯竭论”

辛 茂

“山雨欲来风满楼”。纵观当前的世界形势，一方面，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另一方面，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加紧争夺，进一步激化了世界各种基本矛盾，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陷入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疯狂推行扩军备战政策，国内经济也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

说到底，经济危机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本质上是这些国家社会制度的危机，也是苏美两霸的霸权危机，它给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然而也是掀起革命高潮的推动力。马克思说：“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迟早要被它们本身的掘墓人所埋葬。

在这场横扫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日益深化的背景上，“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和“资源危机”的告警呼声不断。在资源方面，种种危机论调不一而足，其中恐怕要以日本副总理大臣福田纠夫的观点最为明确而有代表性。他说：“原来认为是无限的地球上的资源，包括粮食在内，其实是有限的。据说石油时代还有三、四十年的寿命，金、银、铜、铬、镍等，还有二、三十年。……眺望二十一世纪，新的世纪将变成荒芜不毛的世纪了”。美国的一个名叫马登的所谓经济学家，也鼓吹什么“由于生产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出现了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不出一百年就会为一场人满为患的大灾难创造好条件”。一个“荒芜不毛”，一个“人满为患”，请看，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和学术权威为整个世界资源勾画的就是这样一幅阴惨的景象。而在国际地质界，也连带产生了反响，不少人忧心忡忡，认为地表或浅部矿一天天减少，深部找盲矿愈来愈困难，矿物原料终归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人类面临着“资源问题这个大麻烦”。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就和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资本主义世界一个时期以来密锣紧鼓喧嚷的“资源枯竭论”，原来不过是垄断资本有意制造的恐慌气氛，在政治上妄图把社会制度的危机转嫁于自然界，搅乱视听，在经济上则借以哄抬价格牟取高额利润。人们都还记得，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尼克松政府对外慑于阿拉伯国家手中强大的“石油武器”，对内陷入“水门事件”和其它一系列无可摆脱的困境，也恰好是叫喊“能源危机”调门最高的时候。同时，这一时期美国各大石油公司的平均利润额，却比前一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从石油倒卖中赚取了一大笔美元。这些，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另一方面，超级大国借口“危机”，不断加紧对第三世界原料资源的掠夺。美国对发展中国家采矿及冶炼工业直接投资已近三十亿美元。苏修在掠夺第三世界矿产资源方面也到处伸手，除压价进口大量矿石外，还以援助为名，在一些国家勘探矿产，贱买

贵卖，猎取暴利，同时竭力鼓吹“资源主权有限论”，而“资源枯竭”的叫嚷，正是为这种强盗逻辑提供了论据。

资本主义就是浪费，社会帝国主义也不例外。生产上的无政府状态，生活上的穷奢极侈，都浪费着大量的资源，更不用说扩军备战、军火交易和到处发动侵略战争所消耗的巨大物力。比如说，苏修统治集团自从推行“新经济体制”以来，矿产资源的消耗急剧增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苏联地质部门和开采、加工部门的当权者都把赢得的利润作为完成任务的标准。前者尽一切可能在每吨矿量的勘探上少花钱，把“节约”的投资作为利润，使其中的相当部分归自己支配，不考虑矿产质量和开采效果；后者则只注意那些易于廉价开采和加工的矿产，不顾损失大小，因此浪费相当严重。这样，也都给“资源枯竭论”者以口实，把社会制度本身造成的紧张，算在自然的帐上，借题发挥，以求掩饰利润挂帅招致的恶果。

“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谓的“资源枯竭”或“资源危机”，无非是现代世界形势下国际上回荡的一股思潮，表面上谈论的似乎是自然界的资源分布问题，实际上是为垄断资本和霸权政治服务，这层画皮必须揭穿。资本主义经济已走到尽头，种种危机的产生，说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越来越陷入油尽灯枯、天昏地暗的境地，这是任何资源也无可挽回的历史发展趋势。

“资源枯竭论”的出笼，既是资本主义固有危机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宇宙观的一次充分暴露。“荒芜不毛”也罢，“人满为患”也罢，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终归是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福田断言金、银、铜、铬、镍等矿产不过还有二、三十年的寿命。然而，只要回顾一下现代金属资源开发利用的历史过程，就会看到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就以铜矿而论，世界上各个时期都一向认为是比较缺的，但随着生产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全世界的储量不断增长，各种类型铜矿的发现与利用，也不断有着进展和变化。最早开采的铜矿多是小而富的矿脉，耗资大、成本高。后来有了大型采掘设备，选矿技术也跟上来，于是就发展到开采储量大、品位低的矿床，使世界的铜资源增加了几倍。例如美洲最早采掘的矿石铜的平均品位是百分之十五，以后逐步降到百分之八、百分之五、百分之二，目前美国的入选原矿含铜品位则是百分之零点七左右，甚至更低。当前日益受到重视的斑岩铜矿床，分布地域十分广阔，据估计，已勘探过的成矿带面积的百分数还很低，有待于发现的矿床数目很大。这就是说，仅从斑岩铜矿的资源前景来看，潜力是巨大的，若把采掘、加工和找矿方法等方面技术不断改进的因素考虑在内，更是不可限量的。至于马登提出的“人满为患”，完全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翻版。其实，与人口问题相联系的，最敏感的还不是矿物原料，而是粮食，也就是吃饭问题。人口的正常增长，难道真会造成一场人类的“大灾难”吗？占世界人口第一位的我国，二十多年来，人口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了一点四倍，保证了八亿人民的吃饭需要。这就是说，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资源是无穷的，人类认识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也是无限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在这方面，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论点也完全违反了自然界与社会发展的规律。

先进的社会制度，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自然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合理利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已探明的钨、锡、汞、锑、铌和稀土等金属储量均列世界前茅。近年来，铁、铜矿的探明储量比文化大革命前有较大幅度增长。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地质工作捷报频传，“四五”生产建设的勘探和补充勘探已经完成，不少勘探公司完成或超额完成铁或铜的储量增长计划，一些评价、勘探矿区的远景不断扩大，不少老矿山又找到了一批新的接续资源。地大物博的祖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但是，与钢铁工业迅速发展的需要相比，金属矿产，特别是富铁矿的找矿、勘探工作不能适应的情况仍然比较突出，值得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发展钢铁工业一向十分关心，要求地质工作要提前一个五年，提前一个十年。矿产资源是发展冶金工业的物质基础，地质工作上不去，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金属矿要有一个较大的突破和进展，最根本的是把思想政治路线搞端正，认真贯彻执行“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对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找矿勘探工作就能实现多、快、好、省的更大跃进。

鞍钢勘探公司四〇二队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参观了鞍钢原料库后，见到目前还要吃一部分进口矿石，触动极大，下定决心要找出争气矿，大打翻身仗，风化壳型富铁矿的找矿工作有了新的进展。山西冶金地质四队，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树雄心、立壮志，思想大飞跃，认识大提高，找矿勘探大步走，该区的铁矿储量比文化大革命前翻了几番。事实说明，不断加深对改变金属矿找矿现状重大战略意义的认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有一个极大的决心，是打开新局面的重要前提。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特别注意批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在地质工作中的影响。

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渗透在科学领域之中，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在我国，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形而上学的观点在地质界还是根深蒂固的。大家不会忘记，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旧中国几乎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国家，矿物原料基地残缺落后，根本谈不上正式的储量，全国的地质工作者只有二百余人，钻机不过十四台，基础十分薄弱。欧美新兴的地质学在中国的逐渐传播，是和解放前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入侵、掠夺相伴随的，对我国矿产资源的许多荒谬论断以及找矿勘探理论与技术方面的错误观点，影响是相当深的。五十年代从苏联引进的那一部份，在立论和研究方法上，也没有跳出形而上学的圈子。

举例来说，矿产资源的分布，是受地质条件控制的，因此，正确认识客观地质规律，是找矿的前提。但是，在形而上学观点的支配下，往往把各种彼此有内在联系的地质现象，机械地割裂开来，孤立地进行研究，支离破碎，顾此失彼，把运动着的地质现象，当作静止的、僵化的东西，或者满足于表面地质现象的描述，不去揭露它们的本质，不去分析事物本身固有的矛盾性；等等。这些，既严重地影响地质学本身的发展，也阻碍着找矿勘探工作中若干重大问题的解决。另外还要看到，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的地质工作者，常常把他们局部地区的特殊现象作为一般准则来套用于其它地区，这显然也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长期以来也不同程度地为以上种种错误观点所束缚，甚至用来指导找矿，结果什么矿也不见踪迹，有时身在前景极好的地区，竟然认为“英雄无用武之地”，各种“无矿论”、“无富矿论”、“定型论”、“不可知论”得以滋生。这些思想，就其世界观与哲学的基础来看，是和“资源枯竭论”一脉相通的。

有的同志至今还比较崇信洋人，总觉得人家搞现代科学技术的时间长、经验多，尤其对写上了本本的，更是奉为“经典”。毛主席教导我们：“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古今中外，一切科学技术成果无不都是生产实践的产物。确实具有先进水平的外国的东西，也只是某一国家的生产达到一定水平的结果，有其具体条件和特点，不一定完全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不能不加分析地照搬照套。何况，上了洋本本的东西，并不一定样样先进，这些国家社会政治制度的影响和资产阶级种种偏见的束缚，在科学技术领域也无法摆脱。去年在西班牙召开的欧洲物探工作者协会会议上，有人谈到了瑞典找铁矿的一个历史教训，说的是世界知名基鲁纳富铁矿。原来，过去一直认为瑞典铁矿田不仅磁铁矿，甚至所有的赤铁矿矿石中都含足够的磁铁矿，都可以用磁法发现。后来就是在三代地质人员曾经跑过的已知磁性矿体附近，用重力法发现了非磁性赤铁矿，接着又相继找到了两处。因此，会议上有人提出，过去因循的“许多概念实际上是依据一般的公式化了的论据形成的”，需要改变。所以说，迷信洋教条，不从我国实

际情况出发,不去认真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缺乏闯出一条我国自己的找矿勘探道路的决心与信心,是没有前途的。

恩格斯说:“辩证法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要使冶金地质找矿勘探工作大踏步前进,必须掌握这种唯一正确的思想方法,认真攻读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在实践中学习与运用辩证唯物论。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冶金地质战士和全国地质战线的战友一道,依靠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注意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和总结工作,大破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在金属矿床找矿方面有了可喜的进展。例如,六十年代以来,找到了不少与夕卡岩有关的大、中型铁、铜矿床,较好地揭示了这一复杂类型矿床的内在规律,恢复了它应有的价值,一个重要的思想认识基础,就在于破除了“夕卡岩无大矿”的陈腐观点。又如,中生代陆相火山岩过去一向被看作是找矿“禁区”,如今则在中生代火山岩盆地找到了铜矿和大铁矿,不仅为发展冶金工业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同时也为铁、铜矿床的分类增添了新内容。尤其应该看到,这一找矿“禁区”的突破,促进了地质人员思想上更大的解放,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预计,在过去无人涉猎的中生代陆相火山岩地区,找矿勘探工作定会有更新、更大的进展。此外,变质岩铁矿中铜矿的发现,古生界地层中找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菱铁矿工业矿床,对斑岩铜矿的重新认识,以及变质岩铁矿区发现了古风化壳型富铁矿的苗头,等等,从认识上来说,无一不是在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指导下,在找矿、勘探和有关的研究工作中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结果。同样,在老矿区挖潜方面,不少事例也是发人深省的。江西一〇一矿是个开采了半个世纪的钨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实行综合找矿,在矿区下部找到了花岗岩浸染型钽、铌、钨隐伏矿床,去年又在同一矿床中发现了大型铍矿,一矿变多矿,老矿焕青春。有三百多年开采历史的新晃汞矿,坚持自力更生搞勘探,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找矿、报矿活动,加强矿山地质综合研究,不断增加储量,为矿山连续四年提前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保证了矿产资源,实现了稳产高产。有些矿山开展综合利用,回收各种伴生有益元素,化废为利,变害为益,由单一矿产发展到多种矿产,潜力得到充分发挥。这些事例,远不能概括冶金地质工作方面的成就,但都说明一个问题,即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崇奉教条、迷信洋人等精神枷锁必须打破,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定要克服,只有这样,才能打开找矿勘探的广阔局面。工人同志说得对:“路线不对头,矿心当石头,路线对了头,一步一层楼”。

当前,全国人民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团结战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兴起。发展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冶金工业生产所需的矿物原料,都必须从我国资源丰富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域中找出来,特别是从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把那些急需的重要矿种找出来。我们冶金地质工作者要到广大工农兵群众中去,要到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去,那里有极好的机会联系群众,联系实际,对于世界观的改造,十分有利。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努力钻研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就一定会实现金属矿产找矿勘探工作的大突破。